

我有我天空 40 集

主持人：C Comma 嘉賓：M Michael

C：小時候的 Comma 是在公共屋邨成長的，所以經常見到婆婆啦、隔壁鄰舍打小孩子，有時都打得很厲害啊，又罰他們站在門口。有時候就會嚇他們：「再調皮呢就讓騙子帶走你」，甚至乎說「那些人是傻的、瘋癲的。你調皮，再調皮就去街上站著」。我小時候總在懷疑那些所謂的騙子、瘋子，是不是真的這麼恐怖啊？今天我身邊有位朋友，他不是什麼騙子，但有人說他患了什麼精神病。當然，我們大家都知道，精神病患者，很多都是狂躁、抑鬱的。不過這個朋友他是先天性的啊，Michael 你好！

M：你好！

C：喂剛才我講過了，你有個精神病；是什麼病呢？

M：簡單講其實是同時間會有幻聽幻覺，同時間會有情緒上的波動，也有擔心和恐懼的感覺。

C：這樣聽起來你好像各種症狀都有些啊！

M：其實有齊各種症狀啦！

C：那麼有沒有什麼學名呢？

M：學名就是，「情感性精神分裂症」。C：「情感性精神分裂症」，「情感性」我理解，就是開心和不開心。

M：是啊。

C：是不是這種啊？

M：嗯。

C：精神分裂是什麼呢？

M：精神分裂，我想我這種是比較特殊一點的，一般人有個概念精神分裂就是神經病。在精神方面有幻聽幻覺，這樣的幻聽幻覺我都會有的，不過重點不在幻聽幻覺方面，重點是在思維的流暢性，什麼是思維流暢性呢？譬如我有個很實際的例子，我真是有實際性質的，例如我去提款機按機，這樣按的時候會有很多步驟。你按了密碼準備取錢了，但是突然之間就會斷鏈了，突然之間就會出現短暫性的腦癱，腦變得癱瘓著，是沒有了意識、沒了記憶的，突然間就不知自己在做什麼。我試過就因為這樣而沒拿錢，拿著個卡就走了。

C：你講起這種突然間就斷片，在 Comma 身邊有個朋友說，他生了腦瘤，，當然是良性啊，他現在仍然在生存，這瘤壓住神經線，剛巧就壓住視覺神經，因為這樣就變了失明或者是視力受損。這個朋友都跟我說：Comma 有時你和我正在聊天，不要介意啊！我講什麼事呢？我突然之間不知道我在那裡！

M：好像當了機。

C：是啊，當機。我明明和你分享著一些事的喔，明明和你在講東，你卻飛去西？但他自己是不知道的。你是不是也類似這樣呢？

M：我成天都用電腦來形容我的腦，我是一部經常性會當機，經常性會突然間斷鏈的一部電腦。

C：然後恢復了就沒事了吧！

M：恢復就沒事正常了

C：哈哈！但是剛才說你是先天性的啊，我真是有點不理解。這種病可能不多啦，沒聽說過喔。是爸爸媽媽就有？

M：其實我兩邊家族都有的，我爸我媽固然有啦，我外婆啦、我奶奶啦、我阿姨啦、我姐姐啦全部都有！

C：有什麼病？

M：不同程度不同類型的情緒或精神的毛病。我是來自愛登士家庭；真是要這樣講。但其實這不是我自己講的，是我姐姐說我們是來自愛登士家庭。她這樣形容自己。

C：但是在以前那些年代他們怎麼知道呢？

M：不知的！所以有的到現在都沒有接受治療。

C：哇！都算好彩，現在醫療進步了。那麼你成長的背景是怎樣的呢？你說你是先天性的，你從小到大不會即刻知道的，那麼你是怎麼知道自己有這種病呢？

M：其實我兩三歲就已經知道啦，因為我感覺到我的感覺是有很大的與別不同。但當然那時太小，不知道怎麼說，不會講給別人聽。感覺有什麼不同或不知道這個毛病叫什麼名稱；講不出來。但其實自知有這回事的啦。

C：那時候感覺如何啊？

M：那時候，很特別，我成天感覺到自己好像是，我又不會講叫靈魂出竅，但是我會覺得我好像是在外太空裡面的。

C：是無重狀態，還是思想，還是因為看到卡通片，而跟著卡通片那個流程去？

M：我甚至覺得自己整個人好像去到太空里，那時候沒有意識，也沒有重力啦，那時不知道這些，我才三歲，沒認識那麼多科學知識。但總而言之是覺得自己的感覺是和別人不同的。

C：那麼開不開心呢？

M：沒有特別感覺。我也都不會說因為這樣不同，會覺得開心或不開心，只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個人的感覺而已。

C：你成長讀書是在主流學校的吧！

M：當然！

C：那麼成績怎樣呢？

M：成績好差！

C：哈哈，差成怎麼樣呢？

M：面臨留級的邊緣。

C：是因為你不喜歡讀書還是因為這個病影響到你呢？

M：我集中不了精神啊！同時感覺很累，我八歲之後已經是突然之間，——不知爲什麼——本來我很精神睡不著的，八歲之後我突然之間累到可以一天十幾個鐘都躺在床上，不會覺得不舒服。

C：哈！

M：但那時才是十幾歲小朋友，那個年紀在床上十幾個鐘不覺得不舒服，實際是好有問題了。

C：但是你自己都是知道的，家裡人都知道的嗎？

M：知道，但是不信。

C：沒理由，譬如叫你 and 同學去玩，或者叫你去上街，沒有嘛？

M：沒有、沒有！

C：但是你不覺得和其他同學不同嗎？

M：知道。原本知道但我又可以做點什麼呢？甚至乎我可以激動生日願望就是想去看醫生！

C：去處理你這個問題。

M：是！很小就有這個生日願望。

C：多少歲，你記不記得？

M：我想我應該小學和中學就有這個想法了。

C：年年都是啊？

M：年年的生日我都是想看醫生，因為家裡人不信不肯帶我去看醫生，所以我想自己存錢去看。我連一個正常的基本應該有的醫療權利都沒有。

C：二十三歲，二十三歲才第一次去看啊？

M：是啊！

C：哇！我都沒想到一個朋友生日願望，超過十年啦，你這個願望？

M：超過啦！

C：嗯！去到多大才第一次看醫生呢？

M：都是二十幾歲了

C：那麼你就是中學都沒處理過喔？

M：沒機會處理。

C：那麼中學是上全日制的啊！那就沒機會讓你賴在床上十幾個鐘的啦！那你怎麼過呢？

M：我在學校裡睡了！

C：啊！上課時就睡啊？

M：累就要睡的啦，沒得選擇！

C：這麼老師不罰你留堂或者留級什麼的嗎？

M：所以我不是說留級邊緣了。

C：那麼你的同學怎麼看你啊？

M：覺得懶，覺你經常很累，你是不是做賊來著？

C：那是你的身形是怎樣呢？

M：好瘦啊。

C：瘦啊？如果我那時和你做同學，晚晚又不知個肥仔，吃飽又說要睡……

M：好瘦的。

C：那麼你的同學喜不喜歡和你玩呢？

M：去到中四之後就好一些，之前都是好差的。

C：怎麼不好法呢？

M：我試過因為自己一些心理上、生理上和別人有些不同的地方，也都沒人教我如何調息、教我怎樣和別人相處，所以我的人際技巧很差，差到是全班都杯葛我，差到我試過被人打耳光的。

C：是因為什麼事？

M：那次真是了不起了，但不是英勇而是不知所謂。全班同學部署作弊。

C：噉，你揭露他們出來呀！

M：揭露他們出來。

C：不是吧！你都說你自己成績不好，沒理由沒你參加喔。

M：我當時沒有，我不做這些事的。

C：你不做？

M：我不做這些事的。

C：那麼怎樣呢？老師知道後罰了你們啊？

M：跟著改試題了，不用罰，改試題已經全班都不合格了，然後我就被人圍剿了。

C：哎呀！你那時是讀男校還是男女校？

M：男女校了，我是被一個女生扇耳光的。

C：我想問你，被女孩打，當時你怎樣呢？

M：我是怕到不會說話。

C：除了驚呢？你會不會覺得我這麼大個人了被女孩打……

M：沒想到那麼遠，已經怕到不知反應，沒法再想其他事了。

C：當她打完你還有沒有其它跟進呢？

M：當然有恐嚇了。

C：聽上去，你的學校都很反斗喔。

M：是現在才從良一點，從前是很激的。

C：哈哈哈哈哈！這樣啊，那次的經歷，你之後是不是都還是那麼勇敢、那麼正義呢？

M：其實那個正義感是與生俱來的，我不知為什麼會是這樣，我自己都解釋不了的，但總之就是這樣。我曾經一直都很感歎，這個世界為什麼會是這麼冷漠啊？大家互不關心，互不幫助啊！我很感歎這些。

C：我想問你在學校讀書，被人打耳光這件事，回家有沒有和爸爸媽媽講啊！

M：怕到我不知怎麼講。

C：有沒有講呢？

M：沒講。

C：嘗試嘛！比如大家同檯吃飯時，話在嘴邊，「爸爸，我今日……」

M：當時我是很膽小，不敢表達的。另一方面我爸的精神狀態都不是很好。我試過。他喜歡武術劍，是工藝的劍，但開了鋒的，我小時候不知道啦，有一次我叫他，在他後面拍他，他就一揮劍砍到我的脖子上。

C：砍中啊！

M：砍中，不過沒流血，只是位置是到了。

C：哇！開過鋒的其實應該好鋒利的，應該一拉那皮膚就爆開了喔。

M：是啊，其實他還是控制著的。但是哪個角度、位置是到砍位的！他那時的情緒很激動，還說「再過來就殺你」！他本身有亞氏保加症，他不喜歡社交，所以其實我很難和家裡人講。

C：那麼老師呢？

M：老師，我事後讀完書，畢業後去看望老師，會問起老師學校的事情。有老師說都聽起過我的事，不過不相信。

C：是不相信你被人打，還是不信那個女孩會打人呢？

M：他們是不信我有病！

C：噢！

M：因為他們覺得有病就會是弱能了！

C：原來他們是從另外的角度來想問題。

M：其實這個角度不是他們想這樣的，而是政府的政策本身都這樣想，這樣就變了其他人會跟著去做。

C：這麼你可以這樣講啦，Michael 你今年多大了，大約啦！

M：三十幾啦！

C：那麼你那年代，我們就當它是七八十年代啦V。

M：八十后，我七四年出世的。

C：那時的人保守一些，現在進步了！中國人都上太空了。

M：我那時是面對九十年代初。

C：那麼現在面對你的問題有沒有人還是那樣想呢？

M：這點我不知道，但其實……

C：醫療界呢？醫療界怎麼看你呢？

M：醫療界會覺得我是一個非常特别的例子，因為基本上我都很厲害，我去看醫生時，我和他分享，很清楚的交流我的全部情況是怎樣的，然後我對醫生講我要吃什麼藥，吃多少份量，全部是我講，醫生照抄的。

C：你這樣教他？醫生是專科的啊！

M：這樣我覺得是對的喔。

C：這樣他就不會覺得有問題嗎？

M：我覺得對就沒問題啦。

C：這樣不合適的，他有專業認可的嗎！

M：這也不代表他是註冊醫師，不一定專業人士講的東西一定是對的，沒這個，就一定是對立的。

C：這樣說也對。但是在醫療方面你說你是自己儲錢看醫生的，我真是想問，你第一次看醫生，醫生和你講什麼呢？

M：醫生說我的情況很難斷定。

C：專科，是不是？

M：是啊，他都說他判斷不了。

C：這樣怎麼辦，你就走了算啊？

M：繼續觀察了，繼續看、看、看、直到看清楚為止。

C：怎麼是這樣，你都說你是借錢，這怎麼是好呢？放在一邊算啦！

M：不是的，我都看了幾個月呢！次次都上千元的。

C：這樣你終於看醫生了，你感覺又是怎樣呢？

M：我覺得我完成了我多年的生日願望。

C：哇，很匪夷所思，一個生日願望是這樣的。

M：所以我和其他不肯吃藥的病人很不同，我覺得有藥吃是一個恩典，因為我連吃藥的機會都沒有。

C：哇，你的童年成長真是令我難以置信。

M：其實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會經歷過，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痛點，是啊！

C：現在講一下，你現在做什麼工作？中學畢業，然後就出來工作嗎？

M：沒這麼快，中學畢業之後都有讀文憑的，商科啦！

C：喂，在香港商科合適啊。

M：我不是想讀商科的。

C：那你去讀是為什麼呢？

M：但是你總要找一樣來讀的啊！

C：哈哈！我欣賞你這種態度哦，後來怎樣，合格嗎？

M：我會計科失敗了。

C：商科會計科失敗，是不可能的啊！

M：因為我的病是分不清左右的。

C：你是講那個物件的左右，還是你理解上的左右呢？

M：理解上和方向感我是很差的，我不會分的。

C：OK。

M：所以比如我實習會計最基本的平衡式，我的數字基本上都擺錯了，所以拿不到分了。你又不可以說我不懂哦，又不可以說我不勤力喔。

C：那麼考試就行了。

M：那時候不能這樣的嗎！

C：這樣講商科沒通過怎麼辦呢？

M：其實接下來都做了些工作，怎麼講呢，都是些不適合我的工作，比如有做過物流的，這是非常不適合我。

C：怎麼不適合呢？

M：因為那個**物流**它的資料變得很快，快到好像這一秒是這樣下一秒就已經不是這樣了，那個做法已經不同了。

C：大約你就這樣記住不就行了嗎！

M：但是我的思想當時已僵化，記住讓我這麼做就這麼做，你突然間變一變又沒有人來通知我，接著有不同了又刻錯單，我就成天都做錯事。

C：這樣你的老闆怎麼對你啊？

M：我上司就沒有直接和我對話過的，只是我的**主管**很想我盡早辭退工作。

C：真是這麼啊！

M：我做不到三個月就走了。

C：這樣！很有意思，在你成長背景里有這麼多，整天都是失敗，——是我覺得啦，——好像都沒有去到很大的問題，你次次都沒去到個成功感，你那時沒去到其它位了。正如你剛才所講又第二份工不行了，你那時是什麼心態呢？

M：其實那時都是很彷徨的，那時真是不知要怎麼做，但是那時我都有信仰，這樣我唯有等了，唯有希望會有份好的工了，這樣我都是在等待的啦。

C：但是我又這樣想，你開始認識你自己，又看了醫生知道你有這麼個病，情感上精神分裂，應該你會想到：我 Michael 應該適合做的事情。那時你有沒有想到啊。

M：應該說我不夠條件。

C：那時想著去做什麼呢？或者有什麼適合你做的？

M：其實我那時已經有個想法，想做一個導師，或者做可以幫人的工作。但那時我不夠資歷，所以都不可以這樣，就沒做。

C：喂喂！就是服務於人啊。

M：是啊。

C：這很好！但是香港是很講求資格的，要看你背後有沒有證書的。那麼你那時做到這樣事情；做導師。那是怎麼回事？

M：那時只是想，沒有那個資歷做。

C：有沒有再讀呢？

M：那時開始找不同課程，譬如之前沙士那一年我有讀社會服務的課程。

C：社會服務？

M：因是沙士那年讀的，以致我沒法實習。

C：講多一點，社會服務包括點什麼呢？

M：社會服務其實是搞活動，我們要寫計劃書，義工服務，帶領義工服務，同時一些社服的基本理論、價值觀，我們要學。

C：政策倡議那些學不學呢？

M：不用。

C：我想也是，那麼那時你沒有實習都照常畢業啦？

M：那都沒辦法，你又不知道沙士到什麼時候完，都是要畢業的嘛！下一屆就沒有，其實外面大概都不會安排的。

C：OK，在讀的時候你的感覺是這樣的？這一科是不是真的適合你呢？

M：我覺得這是很想學的東西，但是我就看到現實的環境和身邊的人，講起去做這些服務其實和我的預期會有些落差。

C：例如怎麼樣的落差呢？不是個個都有使命感的嗎？

M：不是。

C：怎麼不是呢？會想著讀完書之後，出來不是做這行？

M：打工的嘛！

C：這個心態啊，但是你先前講你沒有實習，全部是理論的啊！當你第一次實踐時做什麼呢？

M：我記得第一次實踐，曾經在一間智障宿舍做 PI 的。

C：就是活動助理啊。

M：是啊，實際是什麼都做了，那些照顧人的要做，接著社工要搞點活動我們要幫手，清潔又要做。

C：哈哈！

M：我都說我物有所值啊！

C：哦！你想，做這些全部要對著人的啊。

M：是啊。

C：你怕不怕？

M：我那時開始比較穩定，不太怕人，但以前我好怕人的。

C：真的嗎，始終和同事有的事真是要對話交待，正如剛才所講和上司去搞個活動你一定要彙報各種。溝通到嗎？

M：其實他們都很放心我的，因為我都交代得很清楚。同時他們都很信得過我，這樣當時我還做了一樣很特別的事，這件事我覺得很值的講的，我是用著所

謂 game theory 的理論，去和同事去相處。

C：是什麼啊？

M：game theory，就是博弈論，博弈論就是講如何誘使對方和你合作。

C：哦，試講個例子來聽聽。你就當這裡是一個場景，我是你的同事。你怎樣博弈我呢？

M：很簡單，我只會看你工作上有什麼需要幫手，有什麼需要支援。可能你的支援都不是在工作上而是在個人上需要支援，我都可以提供支援的，這樣做了這件事後就出現交換工作的情況了。

C：聽上去好全面。但這樣啊，嘿嘿！我這個人就想讓你為我做多一點，你知的嗎，玩一下有什麼幫手，我就將我要做的事全部給你做；交換嘛。這樣你怎麼做，怎麼回應我呢？

M：其實這個交換是有個限度的，因為我們分工很仔細。大家分開要做點什麼，同時大家都清楚什麼由誰負責，這樣你要負責這樣事，我不管是誰做主任都是要你負責的，這樣你就沒法不做。

C：哦，你在這個機構做了多久？

M：做了一年，因為大多是搬搬抬抬，做清潔搞到我捱不住了。

C：噢。

M：但那些會員很喜歡我。

C：怎麼喜歡法？

M：當和他們很熟的時候，他會拿個頭來和你打招呼的／

C：點頭，衝過來！

M：用頭**蹭**你！

C：我想問在這裡不做了，接下來去做什麼？

M：接著都有做政府外判的工作。

C：外判！都是對人的啊。

M：都是要對人的。

C：大多數做什麼？

M：那時因為沙士嘛，沙士之後有段時間又有流感啊，這樣我都有參與政府公共場所裡的服務工作了。

C：哇！這些對你來講都有很大的挑戰。

M：我就覺得難度不算太大，但是就是悶一些，很難和一些同事溝通。

C：為什麼呢？你剛才不是說你有什麼博弈論的嗎？心裡有底的啊！

M：但是我們做的工作是不同部門的，各有各做的。

C：為什麼你成天做的事都是這麼奇特的呢？

M：這樣變成現在做事是沒有同事的，只不過是同一個寫字間，我們只是坐在一起，位置是公用的，但我們其實是沒關係的。

C：完全不用交流？

M：是啊！不用，沒有關係的。

C：哎呀，真是頭都疼。Michael 我真是和你聊得很開心，但是時間有限，我相信還要來多一集，來多一集想和大家分享些什麼呢？Michael 你講你有病的嘛！香港現在怎麼樣才能幫你呢？靠藥物，靠任何的新生命的活動來幫你還是怎麼呢？又或者將來……，我知道你不單止做這個導師，你還在教太極。那麼究竟有哪位朋友！有精神分裂、或者情感上的問題，如果碰上學生反斗，不聽話，紮個馬都紮不穩，你會不會很生氣去打他們呢？哈哈，這些留

到下一集，我們再和大家分享，多謝你！

開心頻道，一片天空，一個舞臺